

水浮莲

文/王月冰

我家的老屋依山而砌，前面有一片竹林，竹林中央有一口池塘，池塘里盎然铺满的便是水浮莲。

这是一种几乎有些“贱”的植物，有水便茂盛，有空间便蔓延。春天丢入池中几朵，夏日就会铺展半池，来年更是满池满塘，甚至还使劲往岸上爬。叶子肥绿饱满，花茎挺拔，花朵紫雅，层层叠叠，甚是美艳。

自懂事起至16岁前，我每年夏天的任务，便是捞水浮莲。母亲喂了一条大母猪和十几条大肥猪，这是我们家全年的主要收入来源，家中开支几乎全依赖它们，而它们有着超大的胃，食量惊人。幸亏有那塘水浮莲，否则我们真的不知在炎热的夏天如何喂饱它们。我用网兜把水浮莲捞上来，担心根部藏蚂蝗，所以要把根部切去。叶子和花一起剁碎，用来喂猪。大概是花香

叶滑，猪们都很喜欢吃水浮莲。虽也是辛苦的事情，可我还是很享受捞水浮莲，竹林掩映下的池塘边，阴凉舒适，水浮莲开得浓烈，绿叶紫花，南风吹过，清香扑鼻，很美。仿佛知道我们的需要，水浮莲总是牟足了劲儿繁殖，似乎永远也捞不完。

我那时不知莲花为何物，在书中读到其“出污泥而不染”，很是高贵。忍不住问老师：“水浮莲是莲花吗？”老师不屑，说水浮莲是又贱又俗的东西，怎可与莲花媲美。后来上大学时在教授楼前我才真正看到莲花，确实很美，可是，我心中无比想念的竟然还是老屋前的那塘水浮莲。

大学毕业后我独自在繁华都市求职，生存，发展，相当艰辛。很多时候想过放弃，那时我便想象自己就是一朵水浮莲，只要有阳光、氧气和水分，我便应努力盛放如锦。

世人都赞莲花出淤泥而不染，殊不知淤泥正是肥沃的养料提供者，培养出美艳之莲实在不足为怪。可是水浮莲，连土壤也没有，它也要美丽盛开，而且其美艳的程度，丝毫不输给莲花。这是一种令人折服的向上姿态，它深深地影响了我，让我得以在无数次几乎令人窒息的困难面前坚持继续奋力前行。

如今，母亲早已不再喂猪，很多人劝她把那塘水浮莲灭掉，好多养些鱼。母亲却是舍不得，她用竹竿拦下塘的一角，给水浮莲留了一方天地。

我早些年购得的城中之家，特意选了7楼，因为是顶层，有偌大的屋顶可供任意使用，我耕耘出一个美丽的空中花园，其中就有一大缸水浮莲，我从老家池塘带回两朵，如今早已是满满一缸，年年夏天摇曳生姿，芳香扑鼻，令我心旷神怡。



故乡的黄花菜

文/刘亚华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家乡开始种黄花菜。每年七月，大片大片的黄花菜就盛开了，远远望去，就像一片金色的海洋，好看极了。

这类农作物因为收益高，好管理，深得村民的喜爱。黄花菜种植简单，一次种植，终生受益，所以，种黄花不像种棉花、种油菜那样繁琐，只需把黄花菜幼苗栽进土里，浇水、施肥，黄花菜就会逐渐长大。待到来年，黄花菜就有一米多高，每年翻翻土，施施肥，到了盛夏，便会又迎来一个满满的收获。

但采摘黄花菜却是极其麻烦的。完全盛开了黄花是卖不了好价钱，只有含苞待放的黄花菜花苞才好卖。而花苞到盛开只需要一天的时间，往往太阳越大，黄花菜开得越慢。早上发现还是花苞，待太阳刚一落山，黄花菜就会全开了。所以，即使太阳毒辣，

人们也要去赶在太阳落山之前摘黄花。常常为了多卖几个钱，饭也顾不上吃，水也顾不上喝，一心一意摘黄花。

正是三伏天，太阳火辣辣的，地上被烤得像烧焦了一样。人们穿着长衣长裤，戴着草帽，穿行在黄花菜地里，但即使这样全副武装，皮肤也会晒得黝黑黝黑。黄花菜花期不长，顶多一个星期的功夫，那阵子，再忙，在外打工的人也要回家摘黄花菜，再忙，也要先把黄花菜摘完。往往看到这样的场景，全家老少齐上阵，摘黄花菜，也往往看得这样的场景，今天帮东家摘黄花菜，明天帮西家摘黄花菜，村民们通力合作，一家一家的摘，人们常常形容对一事物的失望用：“黄花菜都凉了。”村民们最难过的事，一定是“黄花菜都开了。”摘好的黄花菜晒干，就能卖个好价钱，那是一家人全年的希望，是一家人最快乐、最幸福的时刻。

记得小时候帮父母摘黄花菜，正是暑假。早上五点半天还蒙蒙亮，胡乱扒点早餐，便随父母出了门。父亲总是带上一大袋馒头，一大壶水当中饭。我总是摘一会，就躲到树底下休息，而父母却总是说不累，手脚麻利地摘黄花菜。中午的馒头被太阳烤干，干巴巴的，我吃不下，父亲总是啃掉外面的皮，把里面软软的肉给我吃。

这几年，虽然常到外地打工，我都会请几天假回去帮父母摘黄花菜。几天工夫再回到厂里，整个人黑了，瘦了，同事们都说我像人非洲来的。我也不恼，为父母减轻点负担这是我应尽的责任，再说劳动是光荣的，晒一身黑又何妨？

黄灿灿的黄花菜，那是开在我心头的故乡花啊！在我心里，它比玫瑰更美，比康乃馨更香，比莲花更圣洁，它是独一无二的，那一支勾魂回家的花。

鸡蛋里的爱

文/马亚伟

母亲每年都要养几只鸡，鸡蛋她舍不得自己吃，都腌了给我留着。我小时候爱吃腌鸡蛋，但是总吃不上。那时候食物少，看到伙伴们用饼裹着腌鸡蛋吃，黄油都流了出来，我馋得口水四溢。人就是这样，小时候得不到的，成年以后会格外喜欢，好像要补偿似的。

母亲熟悉我的口味，家里条件好了，就把鸡蛋都腌了给我吃。我在异乡工作生活以后，隔一段时间就回去看望母亲一次。回家的时候，也会带上她腌好的鸡蛋。母亲腌的鸡蛋，蛋黄流油，咬一口，特别香。我不知她从哪里学来的这样的手艺。后来，父亲不经意泄露了母亲的秘密。原来，母亲以前腌的鸡蛋一点也不成功，煮出来又面又没味，这样的鸡蛋母亲会自己悄悄吃掉。她只把“成功的作品”给我留着。后来，经验越来越丰富，我就能经常吃到美味的腌鸡蛋了。

但是，再好的东西也有吃厌的时候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很久没回家，母亲打电话说：“鸡蛋都腌好了，就等你回来拿呢。”我说：“妈，以后别光腌鸡蛋了，电视上说了，光吃腌制品对身体不好。鸡蛋最好是吃新鲜的。”

后来的日子，我每次回家，母亲都给我准备满满一篮新鲜鸡蛋。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，对母亲说：“您别舍不得吃，都给我留着，超市里有卖的，很方便。”母亲笑笑说：“超市里的鸡蛋都是养鸡场的，哪有咱家的鸡蛋好？”我说：“专家都说了，家养的鸡下的蛋和养鸡场里的鸡蛋营养成分一样，没什么区别。”

母亲没说什么，下次回家，却给我炒了两盘鸡蛋，一盘是家里的鸡蛋，一盘是买的鸡蛋。这下母亲有话说了：“你尝尝，味道一样吗？”果然，家里的鸡蛋香很多。她又接着说：“我不懂什么专家不专家，我就知道自己的东西好吃，好吃的东西就好。”我被母亲逗笑了。其实，她是想让我多个念想，家里的东西都是好的，父母种的菜、花生、红薯，我都很少往家带。母亲总对我说：“家里的东西吃着放心，这菜，都是在院子里种的，没打过药，有虫子都是我和你爸用手捉的。”我打趣说：“妈，您像卖菜的，还自卖自夸！”母亲也笑了，对她来说，能给女儿一点东西，会让她觉得自己对女儿很重要，她也会有一种满足感和成就感。

因为每次都带很多鸡蛋回家，我有点烦了，就对母亲说：“您每次都攒着这么多，自己也要吃，不要都给我攒着，再说了，鸡蛋放时间长了，就不新鲜了。超市里的鸡蛋，过个十天半月就没人愿意买了。”母亲听了，一愣，继而说：“那好办，你多回来几趟不就行了。”说完，我们母女俩都很久没有作声。

我知道，这句话才是母亲最想说的。

投稿邮箱：
qlwballanghe@163.com

南瓜印章

文/郭华悦

乡下的老屋前，年年都会种点南瓜。

在农村，谁家也不会专门辟出地方来种南瓜。屋前屋后，看着哪里有一小块空地，就随手种下。不多时，南瓜藤破土而出，开始蔓延。南瓜不占什么地方，又好种好养，且营养丰富，还耐放，不容易变质，因此母亲每年都会种一点。

一直到结出小南瓜，继而慢慢变大，成了金黄色，母亲就会将南瓜摘下，放在屋角。有时，切一点煮南瓜饭，或者炒南瓜，味道香喷喷的，颇受孩子们的喜爱。而我，每次看到母亲切南瓜，最期盼的还是南瓜的瓜蒂。

那个年头，乡下的孩子没什么玩具，我又是个不好动的人，平日里唯一的兴趣，就是刻南瓜印章。将南瓜的瓜蒂取来后，用小刀子在上头刻下自己的名字，就成了一枚特别的印章。后来，不止刻自己的名字，家人的名字也有。技巧熟练后，我还在上面刻一些好玩的字或词儿，又或者是简单的图案。

刻好后，放在窗台上，晒一晒，风干后就可以长期保存了。记得有一

年，我存了两个月的零用钱，兴冲冲地跑去百货商店，买了一盒印泥。回家后，关上门，拿出珍藏的南瓜印章，沾点印泥，在空白的纸上盖下了一个个印记。一直到黄昏时分，母亲敲门，叫我出去吃饭，我这才从一个人的梦幻世界中醒来。看着满纸的印记，心中喜不胜收。

因为个性的关系，我不像其他的孩子那样，满世界疯跑。有空时，就看看书，或者拿出珍藏的南瓜印章，一个个地看过去。母亲疼我，总觉得和其他的孩子相比，我的童年少了许多乐趣。于是，每次看到别人家摘南瓜，母亲总会嘱咐人家，把瓜蒂留给我。看着我拿到瓜蒂时的喜悦表情，母亲脸上也展露了欢颜。

如今的母亲，还记得我对南瓜印章的偏爱。每年，母亲将南瓜收起来时，都会打电话来，说南瓜熟了，就等儿子回老家时，再剖开南瓜，吃南瓜饭，做南瓜印章。因此，每次回去，一进门，最先映



入眼帘的，总是屋角堆放得如同小山般的南瓜。

吃着母亲做的南瓜饭菜，刻着喜爱的南瓜印章，心中充满了现世安宁的幸福感。